

【大众历史经典馆】

这一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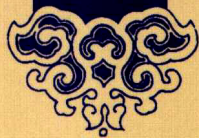


台湾畅销书作家揭秘慈禧太后如何垂帘听政五十年

大清朝仅有的两位皇太后之一，与孝庄皇太后相比，慈禧太后出生于满族中级官员家庭，特殊的身份磨蚀了她先皇固有的开创精神，她心胸狭窄，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精于争权夺利，她实际掌权将近半个世纪，在她手上，大清最终走向了灭亡。大清国之上，慈禧皇太后罪不可恕。

兴也太后亡也太后

慈禧



丁燕石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大众历史经典馆

这一朝

慈禧

兴也太后亡也太后

丁燕石 著

©丁燕石

本书由台北远流出版公司授权中国工人出版社

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10-545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这一朝兴也太后亡也太后 慈禧/丁燕石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11.1
ISBN 978-7-5008-4814-1

I. ①这… II. ①丁… III. ①西太后 (1835~1908) —传记 IV. ①K82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97423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120

电 话：(010) 62350006 (总编室)

(010) 62379038 (编辑室)

发行热线：(010)62045450 62005042(传真)

网 址：<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290 千字

印 张：18

定 价：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从兰贵人到懿贵妃 / 1

- 不同的出身传说 / 1
- 家世与出身 / 3
- 从应选秀女到入宫 / 9
- 单衣校书 新承恩泽 / 11
- 调经得子 生育皇儿 / 14
- 未来的皇帝降生了 / 16

第二章 清王朝盛极而衰 / 19

- 嘉庆帝 两遭行刺 / 19
- 道光帝 外感内伤 / 22
- 咸丰帝 巧得帝位 / 23
- 京师告警 恭王起伏 / 26
- 京师告警 恭王出头 / 27
- 好兄弟 反目成仇 / 29

第三章 外夷入侵 皇帝仓皇出逃 / 33

- 早岁英发 求治心切 / 33
- 联军进逼 皇帝逃难 / 36
- 纵情声色 英年丧生 / 39

第四章 懿贵妃的出头日 / 44

- 为掌握权力做准备 / 44
- 贵妃开始卷入政争 / 46
- 钩弋夫人的故事 / 48
- 京师与热河的拉锯战 / 50
- 恭亲王处境尴尬 / 53
- 皇帝薨逝 政局丕变 / 54
- 两宫太后初斗八辅臣 / 59

第五章 叔嫂联手 策动政变 / 62

- 恭亲王单闯热河 / 62
- 京师与热河间的“秘道” / 64
- 《热河密札》 / 66
- 恭王独对两宫太后 / 69

第六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 76

- 胜保投靠反肃阵营 / 76
- 曾国藩不蹙浑水 / 79
- 董元醇引爆“垂帘” / 81
- 一场激烈的斗争 / 83
- 朝廷政务被迫停摆 / 89

第七章 辛酉政变 崭露头角 / 92

- 恶斗竟日 汗湿内裳 / 92
- 肃顺等自废武功 / 93
- 从热河回到北京 / 96
- 政变正式启动了 / 97
- 谋定后动三日功成 / 99
- “三奸”的垂死挣扎 / 101
- 失败者的下场 / 103

论功行赏 恭王志忑 / 105

一张纪念性的菜单 / 110

第八章 皇太后垂帘 议政王靠边 / 111

垂帘后的权力 / 111

垂帘压倒“议政” / 114

大清自此由女主当政 / 117

第九章 皇子与笔帖式的女儿 / 121

文武双全的六皇子 / 122

笔帖式的女儿——那拉氏 / 126

磨合难期 恭王难为 / 129

第十章 慈禧发飙 首黜恭王 / 135

深夜草诏 别字连篇 / 135

亲颁朱谕 严谴恭王 / 137

蔡寿祺两捋虎须 / 138

危疑震撼四十日 / 141

一场莫须有的指控 / 148

一场痛哭 尊严丧尽 / 150

第十一章 一朝权在手 两遭折辱 / 152

宠监安得海受责立功 / 152

得志张狂惹祸端 / 156

一代权阉的死亡之旅 / 157

皇太后撒泼耍赖 / 162

两庶子抗章 “附子”奏效 / 166

第十二章 亲子无情 唯权是尚 / 169

十一个皇帝 五个是幼童 / 169

小顽童——同治皇帝 / 174

翁同龢帝师难为 / 178

少年天子 滥情纵欲 / 182

皇帝大婚的后遗症 / 185

第十三章 同治帝之死 / 191

“天花”与“梅毒”之辨 / 191

脉案与日记“相对论” / 194

慈禧太后“猴急”之相 / 195

大哉一问 / 199

皇帝病情大逆转 / 200

起自“天花”终于“梅毒” / 206

同治皇帝死后余波 / 208

第十四章 天下之恶皆归焉 / 210

又一幼帝登极 太后二度垂帘 / 210

嘉顺皇后之死 / 212

吴可读之“尸谏” / 214

慈安皇太后之死 / 218

“烈宦”寇连材之死 / 224

珍妃之死 / 229

第十五章 独留荒冢向黄昏 / 246

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 / 247

甲午之战逼出戊戌政变 / 249

义和团引来八国联军 / 258

光绪皇帝之死 / 266

慈禧皇太后之死 / 270

老太后潇洒走一回 / 273

末代皇帝“快完了” / 276

慈禧太后陵寝被盗暴尸 / 277

第一章 从兰贵人到懿贵妃

不同的出身传说

高阳在他三十多年前的力作《慈禧前传》中，一开始就写慈禧的出身：

她(慈禧)刻意去回忆十几年前的往事，父亲死在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任上，官场势利，向来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既无亲友照应，又留下一大笔债；身为长女，好不容易抛头露面，说尽好话，才凑成一笔盘枢回京的川资。忘不了长江夜泊，寒潮呜咽，与弟妹睡在后舱，听母亲在中舱抚柩饮泣的声音，真个是凄凉万状。想想倒不如推开船窗，纵身一跳……

此外，高阳兄在他所撰《清朝的皇帝》一书第十一章《穆宗》开篇时，同样对慈禧出身又叙述了一遍，并且较前文更为详细。原文转录如下：

慈禧母家在东城方家园，父名惠徵，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时当道光末年，洪杨起事，惠徵守土无方，革职留任，旋即病歿；遗妻一、子女各二，慈禧居长。官场间有句话，叫做：“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何况又是革员，因而身后萧条，几于无人过问。

慈禧奉母率弟妹盘灵回京时，凄凉万状；一路上真是以泪洗面。哪知路过清江浦时，忽有县官致送一份极重的奠仪；慈禧姊妹，感激涕零，

相誓若有得意的一天，必当重报。这个县官名叫吴棠，后来官至四川总督，有个很别致的外号，叫做“一品肉”。

吴棠是安徽盱眙人，时任清河知县，清河即清江浦，亦即淮阴。此处为运河枢纽之地，县官送往迎来，应酬甚繁，当时他所送的一份奠仪，受者本非惠徵的遗族，为仆人所误投；接到谢帖一看，才知道错了。

奠仪无追回之理，想起漂母与韩信的故事，索性将错就错，具衣冠到船上去行礼吊唁，慰问遗属。慈禧姊妹，益发铭诸心版，感激不尽。

其实，有关慈禧的出身，清末民初有多种不同的传说。当年同时代若干知名文人的笔记中，几乎都有各自的说法。说得最活灵活现的，是光绪朝曾任翰林院侍读学士的恽毓鼎所撰写的《崇陵传信录》中的一段掌故。高阳前文所述，部分就是脱胎自恽文。由于恽文内容十分传神，因此后来谈慈禧出身者均多加引用。原文是：

孝欽(慈禧太后)父任湖南副将，卒于官，姊妹归丧，贫甚，几不能办装。舟过清江浦，时吴勤惠公棠宰清江(吴棠时任清江浦县令)，适有故人官副将者，丧舟亦舣河畔，棠致贖(礼金)三百两。将命者(差官)误送孝欽舟。复命，棠怒，欲返璧(索回)。一幕客曰：“闻舟中为满洲闺秀，入京选秀女，安知非贵人？姑结好焉，于公或有利。”棠从之，且登(孝欽)舟行吊。孝欽感之甚，以名刺(名片)置奩具中，语妹曰：“吾姊妹他日如得志，无忘此令(县官)也。”

既而孝欽得入官，被宠幸，诞穆宗(同治皇帝)。妹亦为醇贤亲王(奕譞，咸丰帝之七弟)福晋，诞德宗(光绪帝)。孝欽垂帘曰，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伯(藩台)，不数年，督四川(总督)。棠实无他才能，言官(御史)屡劾之，皆不听。歿于位，易名(谥号)曰“惠”，犹志前事也。

此外，一位在民国初年参与修《清史稿》的满洲宗室金梁，在其《四朝轶闻》中“慈禧微时”一条里则有完全不同的说法：

慈禧太后父惠徵，徽宁池太道，以亏款罢官，歿于途。后(慈禧)奉母扶柩(棺)归，贫甚，无以为生。北京风俗，丧人之家，每雇妇女善哭者能助哀，称曰“号丧女子”，又称“丧娘”。相传慈禧善歌，尤善哭，遂恃此糊口。她唱歌、哭泣凄切动人，凭吊的人都喜欢，北京人皆知道。

上面所引述的两位先朝人士，均以熟谙宫廷掌故知名，而所述却有如此大差别。不仅如此，当时有英国旅华人士濮兰德(John Otway Percy Bland, 1863—1945)、白克好司(Sir Edmund Trelawny Backhouse, 1873—1944)，曾有《清室外纪》(*The Annals and Memoir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from the 16th to 20th Century*, 1913)和《慈禧外纪》(*China under Empress Dowager, Being the Life and Times of Tz'u His*, 1910)之作，也曾写到慈禧的出身：

父名惠徵，在八旗中为一世袭之官，未得充，官不过道员而止，死于安徽。女三岁，其母守节抚孤。

至于流传甚广，由蔡东藩所撰《慈禧太后演义》和藕香室主人写的《慈禧太后全传》，虽都去慈禧之死不远，但内容大都捕风捉影，荒诞无稽，根本就不值一读。一直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从所藏“宫中杂件”里一包用大红纸折所写的档案出现，才暴露了慈禧太后家世、出身和入宫的完整资料。终于揭示了此前各项传言和笔记的内容，不是破绽百出，就是无稽之谈。

家世与出身

“慈禧”是她贵为皇太后时的徽号(她死后的谥号则是“孝钦”)。这个徽号是在她儿子载淳继皇帝位后所“上”的，当时她不过二十七岁。一直到她七十四岁临终前一天，她的侄儿载湉——光绪皇帝薨逝，侄孙溥仪继皇帝位，才被尊为太皇太后。虽然她仅当了不到一天的太皇太后，却是大清开国二百六十八年、君临华夏仅有的两位太皇太后之一。在她之前的一位，是大清入关建政时的孝庄皇太后，她因儿子顺治帝福临病逝，孙儿康熙帝玄烨继统而被尊为太皇太后。

有清一代，以一位由皇太后晋封为太皇太后始，也以另一位皇太后晋封为太皇太后终。一则以兴，一则以亡，似这般巧合，在中外历史上应是仅见的。

慈禧太后的原名不详，因她出自蒙古叶赫部那拉氏，按满蒙习俗，以那拉氏称之。咸丰年间修纂的满文《玉牒》，在“当今皇帝咸丰万万年”条下，对慈禧有如此的记载：

兰贵人那拉氏，道员惠徵之女，咸丰四年甲寅二月封懿嫔。六年丙

辰三月，封懿妃。七年丁巳正月封懿贵妃。

这一官方记录显示，她被选入宫的名号是“兰贵人”，“那拉氏”则是她的姓氏。此后，官文书上则因她在宫中封号的改变而称之为“懿嫔”、“懿妃”、“懿贵妃”，最后则为“慈禧皇太后”。

然而，在清末的多种民间笔记小说中，对她年轻时期，大都称她为“兰儿”，认为这是她的闺中小字。到她当上皇太后以后，反对她的人或者后来的革命党人则直呼她为那拉氏以示鄙夷。然而到今天为止，“兰儿”之名虽被普遍引用，但却仍然是没有根据的。之所以会众口一词，大概是由于她被选入宫后首先被封为“兰贵人”，这个“兰”字不但女性化，而且从古至今多被采用为女孩子的名或小字，于是就从官式名号，变为她的名字了。

慈禧太后的先世原属镶蓝旗满洲，一直到她儿子——爱新觉罗·载淳当上皇帝，才遵照祖制将她一家由下五旗“抬旗”到上三旗的镶黄旗。

她的曾祖父吉郎阿，曾做过员外郎；祖父景瑞是个没有差使的闲散宗室；父亲惠徵则从道光十一年到二十三年（1831—1843）从吏部二等笔帖式（类似今日内政部的科员或办事员）花了十二年时间才爬到一等笔帖式。道光二十六年（1846），充吏部文选司主事（类似今之科长）；又过了两年才升任吏部验封司员外郎（已经爬到类似处长的地位）。道光二十九年（1849），京察（考绩）名列一等，由部“引见”（皇帝召见），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员或知府任用。同年闰四月十七日（1849年6月7日），内阁奉上谕任命他为“山西归绥道道员”。惠徵整整花了十八年的时间，才从一个笔帖式爬到正四品道员（俗称道台，管理好几个县的行政或专业事务。如粮道是管征粮的，盐道是管盐的产销调拨，兵备道是管兵役的，等等）。

惠徵在山西归绥道做了两年又七个月，专门负责赋税征收事务，由于成绩良好，深获山西巡抚龚裕的赏识，以优异成绩奏知皇上。因此咸丰帝继位后调他为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仍负责赋税征收的重任。徽宁池太广道的衙门设在长江下游的芜湖，辖区都是江南富庶之区，较之山西归绥道重要多了。这显示皇帝对他征税的能力表示肯定。

道光三十年（1850）宣宗皇帝崩逝，文宗皇帝奕訢继位，改元咸丰。元年（1851），咸丰忙不迭地举行登基后第一次挑选秀女。这时惠徵的长女那拉氏已十七岁，以满籍道员之女，属于应选对象。于是他乘调职之便，先行携

带家眷回京候选。选看的时间，订在咸丰二年二月初八、初九两天。结果惠徵的女儿被选中了。二月二十一日，敬事房（宫中专管皇帝寝宫中一切事务的机构）太监口传谕旨，封惠徵之女为“兰贵人”，并命于五月初九日进宫。

兰贵人那拉氏入宫后的情形，暂且按下不表，先将他父亲惠徵在芜湖正式接印后的经历加以简单叙述，以厘清他“亏空钱粮”、“带印逃脱”、“病歿后贫无所归”，“在女儿搬柩回京途中误收吴棠赉银”等诸多传说，就官史所载，还原整个事实真相。

原来惠徵到安徽任所不久，由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大军因久攻湖南长沙不下，转而挥戈益阳，横渡洞庭湖，攻占武汉三镇后，顺长江而下。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安徽转眼之间受到严重威胁。清廷任命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率兵堵截，士兵哗变，陆建瀛只带了两艘船和十七名亲兵向南京逃遁。经过芜湖时命令福山镇总兵陈胜元将所属水师和兵丁撤至芜湖下游三十里的东梁山固守；并命惠徵同去梁山设置粮台，负责粮饷调拨补给。惠徵奉命，一面派人把眷属护送至宁国府的泾县暂时安顿，自己则带了印信和饷银一万两与总兵陈胜元转移至东梁山。

随后，梁山被太平军攻下，惠徵护解饷银逃往南京，又因南京城门紧闭，只好转往镇江，被江苏巡抚杨文定留下来继续负责管理粮台。可见惠徵对于管理粮台事务确有所得。咸丰三年二月初十日（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攻陷南京，镇江岌岌可危，惠徵又奉命将粮台移至丹徒，以待援军。

清军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的长江中下游一带惨败，即位不久的咸丰皇帝大为震怒，除了将钦差大臣陆建瀛撤职查办，并撤换江西、安徽、江苏三省巡抚外，还发出六百里加急的廷寄上谕，密令“弃城先逃，临阵退避者，即行革职拿问，按律定拟罪名，迅速具奏。毋得稍有瞻徇，致干重咎”。

安徽巡抚李嘉瑞奉谕，立即将仍在安徽境内的一些临阵逃脱、负有丢失城池罪责的官员，包括布政使、按察使、总兵官等，一一革职拿问上报。身为徽宁池太广道的惠徵，不知下落何方，几经打听才以附片（“附片”是一种奏折中附一张附件，原则上“附片”仅供皇帝个人参考，不交内阁）上奏：“先闻其携带银两印信避至江苏镇江府，现又听说在宁国府所属泾县，确切地点尚待调查。”不过李嘉瑞却接下来参奏：“惠徵分巡江南六属，地方一切事务责无旁贷，何以所属被贼蹂躏，该道竟置之不理？即使护饷东下，而两月之久大江南北并非文报不通，乃迄今并无片纸禀函，其为避居别境已可概见。”

于是奏请皇上将惠徵撤职查办，并速赐选员递补遗缺。咸丰皇帝立刻照准，除了任命龄桩去接安徽徽宁池太广道遗缺，并饬令查明惠徵下落，听候查办。

事实上惠徵自芜湖失守，就一直马不停蹄地辗转在梁山、镇江、丹徒等地，受命处理粮饷调拨事务，所随带的饷银一万两白银亦未中饱私囊。相反，因经管芜湖被劫关税银一千三百零五两，要他自掏腰包由家属所带盘费银四千两中扣除赔还。惠徵本人则以数月来辗转各地调拨粮饷，劳心焦思；再加上得知遭皇上撤职查办，前途茫茫，忧愤之余，一病不起，于这年六月初三日病故。经巡抚李嘉瑞证实，奏报皇帝结案了事。

从上述官方史料，包括皇帝谕旨、内阁与安徽巡抚往来公文的时间上，证明本文开始时所转录有关慈禧太后出身的各种传言，无一可以采信。

在时间上，传言惠徵病逝于安徽徽宁池太广道任上，寡母孤儿扶柩北返，穷无所归，幸得吴棠误赠赙金，不但慈禧一家得返京城，吴棠亦借以夤缘擢升，贵为总督，完全是子虚乌有的。

至于整个事实真相则是：惠徵于咸丰二年（1852）二月奉调安徽时，因长女那拉氏时年十七岁，遵制应选秀女，全家先自山西归绥道卸任返回京城备选，并获选入宫受封“兰贵人”。然后惠徵才率家人前往安徽任所上任。因此在时间上，恽毓鼎所述整个故事完全不能成立。

至于说惠徵因亏空潜逃，以致歿后缺少盘川，慈禧姐妹扶柩回京道经清江浦时，寒夜拥泣，更属于虚乌有。除了那拉氏早已于年前入宫，肯定不在现场，即如按前述安徽巡抚奏报惠徵病故一折中所称：“该道有银五千两，于家属避贼过泾县时寄存县库。”后因赔还芜湖被劫关税尾款，缴库银一千三百零五两外，尚存有银三千六百九十五两。这是一笔不小的钱财，何至于对吴棠误赠赙金三百两而终身感激？又何须在入宫应选前，要靠那拉氏抛头露面“唱丧曲”维生？

行文至此，实在很难想象何以当年同时代的若干知名官吏和文人学士，在鼎革（政权更替）后，竟以如此毫无根据的传言，形诸笔墨，刻意使之流传后世？也许是改朝换代后，守旧的保皇党，痛恨慈禧专权祸国，逼死光绪帝，致大清国覆亡，蓄意加以丑化；维新党和革命党人更为使革命合理化，推波助澜，百般诋毁，不遗余力所致。检阅清末民初政权转移那一段时期的稗官野史，甚至报章杂志，几乎无不类此。这是中外古今改朝换代过程中不可避

免的状况，昔日如此，于今为烈，何足怪哉！

除了以上所述关于慈禧应选秀女之前的若干不实传言，全非事实外，甚至有关她的出生地也有许多不同的传言：

——由于父亲做过安徽池宁太广道道员，于是认定她“生长南中”，由此延伸，她因为善唱吴中小曲而被咸丰皇帝“临幸”。

——由于惠徵曾经做过山西归绥道台，驻地在归化城（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当地口传该市新城落凤街就是慈禧出生之地。

——传说惠徵曾出任甘肃布政使衙门的笔帖式，住过兰州八旗会馆以南的马坊门，慈禧就生于乃父驻防之时。

——传说惠徵于道光十五年至十八年（1835—1838）曾外放到浙江乍浦任正六品骁骑校（武职），因而慈禧出生地是“浙江省平湖市乍浦城内满洲旗下营”。

这一些传说，严格说起来都是一些毫无事实根据的耳食之言，本无足重视，但既然要写慈禧，不能不将她自出生以至崩逝的一生经过，就可以见及的官方史料，逐一还原真相，让读者能获得正确的认识。

大陆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宫中杂件》第一二四七包，有一份用大红纸折写的材料：

镶蓝旗满洲，恩祥佐领下，原任道员惠徵之女，年十五岁。辛丑年七月二十八日戌时生。

纳拉氏

原任员外郎吉郎阿之曾孙女

闲散景瑞之孙女

原任副都统惠显之外孙女

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

这份材料中所列惠徵之女，不是慈禧而是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成为醇亲王奕譞（咸丰帝奕訢的七弟，光绪皇帝的父亲）的福晋。材料中的“纳拉氏”，就是习称的“那拉氏”。档案材料末尾“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的地址，也就是惠徵一家自曾祖父以降的老宅。则慈禧出生自京师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应是毋庸置疑的。

不过，当慈禧于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856年4月27日）生下皇子，

晋封为懿妃后不久，咸丰皇帝谕令总管内务府大臣：

着查官房一所，赏给前任道惠徵家。钦此。

第二年二月十八日（1857年3月13日），官房租库员外郎晋美等在《呈稿》中奏闻：

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奉旨：着查官房一所，赏给前任道惠徵家。钦此。当经本府查得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路北官房一所，共计六十二间，奏请赏给前任道惠徵家居住……奉旨：依议，钦此。……遵即转饬该道佐领，带回该旗长并该故员家属于十二月初十日接收房间……均照数接收讫。

这应是慈禧母家此后定居之所。

清末民初文人、戊戌变法主角之一的王照（字小航）曾有《方家围杂咏二十首并纪事》之作，其书首有这样一段文字：

方家园者，京师朝阳内巷名，慈禧、隆裕（慈禧侄女，光绪帝的皇后，溥仪称帝晋皇太后）两后母家所在也。恭亲亲王奕訢曾言：“我大清宗社乃亡于方家园。”

王照最后这一句话，显示他书中二十首诗和每一首诗的记事或多或少都有不足采信之处。即以他引用恭亲王奕訢那句话说，就与事实不符。因为奕訢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病逝，“大清宗社”则亡于宣统三年（1911），恭亲王岂能于十二年前即对大清之亡作此肯定之断言？

按上述情形，慈禧太后母家的地址，根据宫中史料，其变迁是这样的：

一、咸丰五年前，“住西四牌楼劈柴胡同”。由于这里是三代祖居，因此可以肯定慈禧出生在此。

二、咸丰六年皇帝将西直门内新街口二条胡同路北官房一所赏给懿妃家属居住，于是举家迁至新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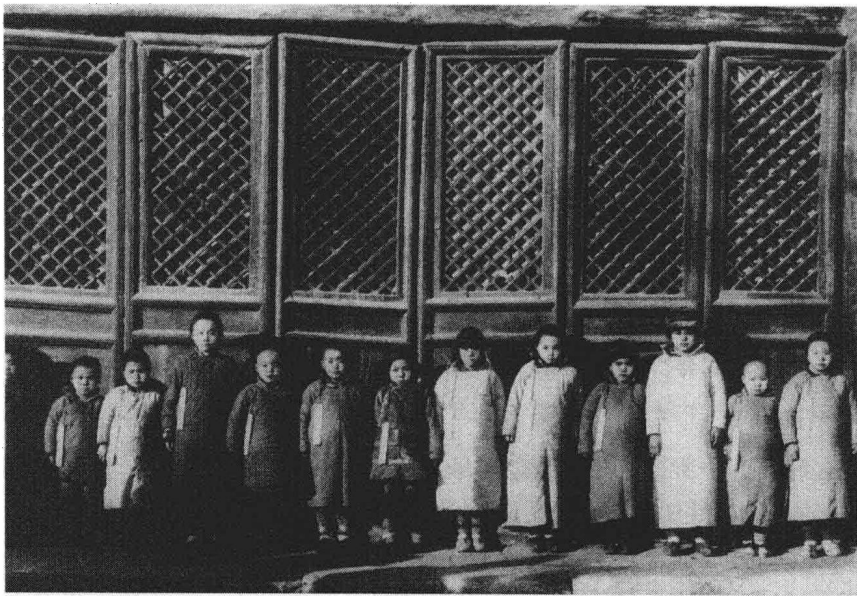
三、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五日，慈禧太后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将方家园入官房间赏给她的胞弟照祥居住，慈禧母家一家人才从新街口二条胡同搬到被称为“方家园”的新居。

由于方家园中搬来了惠徵（已故）一家，这一家中出了两个皇太后——慈禧太后和她弟弟的女儿隆裕太后，以及一位亲王福晋——慈禧的妹妹、醇

亲王福晋，同时也是光绪皇帝的生母，更出了两个皇帝——慈禧的儿子同治皇帝载淳和她妹妹的儿子光绪皇帝载湫。为此，方家园被北京人称为“凤凰窝”。

从应选秀女到入宫

清代有为皇帝及皇子、皇孙、亲王和郡王等择婚之制，自顺治朝开始，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名为“选秀”。应选者限定为满洲、蒙古八旗官员家中十三岁至十七岁的少女。



选秀女

届期由户部行文各旗都统及驻防、外任旗员，将备选者由族长、领催、骁骑校、佐领、参领逐级具结报呈都统衙门，再汇总于户部。

应选之日，备选者由皇宫神武门入，至顺贞门前齐集等候。太监按名册顺序引入，由皇太后、皇帝选看。第一次选中的，记名定期复选；复选得中者或入皇帝后宫，或为皇子、皇孙拴婚，或为亲王、郡王及其子弟指婚。至于落选的，则听其家人领回自行婚聘。然而偶尔也有因皇太后主观之见加以左

右,而导致终成怨偶的。如顺治朝由孝庄皇太后主导之博尔济吉特氏,不仅以废后终,且导致母子之间严重失和;光绪朝由慈禧皇太后迫使德宗皇帝接纳其侄女叶赫那拉氏,不但遗憾终身,并且严重影响晚清政局,间接促使清室覆亡。

清初后妃制度到康熙朝才典制齐备,规定在同一时间,内廷(后宫)只有一位皇后,一位皇贵妃,两位贵妃,四位妃,六位嫔,这五级是有定数的。此外,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无定数,全凭皇帝高兴。

这八个等级,都属于主位,贵人是处在妃、嫔和常在、答应之间。在大清历代内廷女子中,贵人这一级的数量比较多,变动比较大,高升的机会也比较多。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宣宗皇帝爱新觉罗·旻宁崩逝,由皇四子奕訢继位,改元为咸丰。

刚满二十岁的咸丰皇帝在当皇子时,仅有一位侍妾,因此他在继位后忙不迭地要“选秀”,要选很多的女人入宫侍候他。于是还在服丧期间就积极进行选阅秀女的准备工作。而实际选阅的时间则是在第二年的二月。

咸丰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852年4月17日),内务府在一封奏折中说:

总管内务府谨奏。为奏闻事:

咸丰二年二月十一日,由敬事房口传,奉旨:贞嫔、云嫔于本年四月二十七日进内;兰贵人、丽贵人于五月初九日进内……钦此。

这封奏折中所提到的云嫔,就是咸丰帝当皇子时的侍妾。与云嫔同一天进宫的贞嫔,姓钮祜禄氏,满洲镶黄旗人,广西右江道穆杨阿之女。她一人入宫就立刻由贞嫔晋封为贞贵妃,再一个月竟然被立为皇后,而且颇受皇帝的敬重,实在是异数。推测在某些方面,她肯定较其他入选者有不可企及的优点。

官书和多种时人笔记中,虽然完全没有提到过她的容貌,但却几乎一致认为她优于德,“正位中宫时已有圣明之颂”。后来当她与慈禧太后共同“听政”时,“见大臣呐呐如无语者”,但却能“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皇后)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因而获得臣民的爱戴。可是,皇后却对汉字所识不多,后来两宫“垂帘听政”时,汉臣的奏折还要由慈禧太后读给她听,朱批也一概由西太后包办。